

成語概論

馬國凡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成 语 概 论

马国凡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呼和浩特

成 语 概 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西落凤街28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包头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625 字数：230千

1973年9月第一版

197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450册

统一书号：9089.04 每册：0.73元

毛 主 席 语 录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

——《反对党八股》

目 录

第一章 成语的性质

第一节	什么是成语	(1)
第二节	成语的定型性	(9)
第三节	成语的习用性	(22)
第四节	成语的历史性	(29)
第五节	成语的民族性	(40)

第二章 成语的范围

第一节	成语·一般词组·固定词组	(54)
第二节	成语·谚语	(64)
第三节	成语·俗语·熟语	(75)
第四节	成语·格言·警句	(86)

第三章 成语的形成

第一节	成语的创造	(94)
第二节	成语的继承(一)	(101)
第三节	成语的继承(二)	(121)
第四节	成语的借用	(130)

第四章 成语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节	成语发展的原因	(138)
第二节	成语数量上的变化	(143)
第三节	成语结构的变化	(150)

- 第四节 成语意义的变化 (163)
第五节 成语发展的规律及其对实践意义 (171)

第五章 成语的意义和结构

- 第一节 成语的意义 (178)
第二节 同义成语和多义成语 (187)
第三节 成语结构分类 (196)
第四节 成语的语法结构 (210)

第六章 成语的运用

- 第一节 成语的语法作用 (225)
第二节 成语的修辞作用 (238)
第三节 光辉的典范——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
 运用 (254)
第四节 怎样掌握成语 (276)

第七章 成语的规范化与成语词典

- 第一节 成语内容和结构的规范化 (290)
第二节 成语读音的规范化 (304)
第三节 成语词典 (313)
第四节 一部供多方面需要的成语词典 (325)

后记

第一章 成语的性质

第一节 什么是成语

汉语是世界上古老而又发达的语言之一。

汉语有丰富的词汇和各种形式的固定词组，而成语就是其中之一。汉语成语具有一般词所不能比拟的表达力。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中，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成语都被广泛地使用。

成语一词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地使用，做为汉语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赋予它以一个较精确的定义。

在说明什么是成语以前，我们不妨以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辞源》、一九三五年出版的《中华国语大辞典》和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辞海》、《汉语词典》为例做一历史的回顾。

《辞源》“成语”条说：

谓古语也。凡流行于社会，可证引以表示已意者皆是。

《中华国语大辞典》“成语”条说：

在社会上通行的一种现成语，象“熟能生巧”就是。

《辞海》“成语”条说：

古语常为今人所引用者曰成语。或出自经传，或来从谣谚，大抵为社会间口习耳闻，为众所熟知者。

《汉语词典》“成语”条说：

谓社会上习用之古语。

上列词书中的“成语”大体上偏重于“古语”“现成话”和“习用”“通行”两个方面。这可以代表前期对成语的认识。再早些时候，对成语的认识就更没有定型了，例如清人赵翼的《陔(gāi)余丛考》、翟灏(hào)的《通俗编》、钱大昕(xīn)的《恒言录》等书都是词、语杂混在一起的。《恒言录》卷六“成语类”中不仅有“多多益善”“不学无术”“因噎废食”“矫枉过正”“摇唇鼓舌”“奴颜婢膝”等类成语，而且还有“妖精”“百怪”“作獮”“千里眼”“护身符”“家常饭”“可怜见”“平白地”等类的词，甚至还包括“矮子看戏”这样的歇后语。

一九五九年完稿的《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九六三年完稿的新《辞海》，对成语有了进一步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成语”条说：

人民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如“小题大作”、“后来居上”等。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懂得意思，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

新《辞海》“成语”条说：

固定词组之一种，在汉语中多数由四个字组成。组织多样，来源不一。有些可从字面理解，如

“万紫千红”、“乘风破浪”等；有些要知道来源才懂，如“卧薪尝胆”、“破釜沉舟”等。

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词典》和新《辞海》的解释比它以前各书的解释多了一个方面：成语本身的结构。由侧重内容到内容和结构并重，这是对成语认识的重大改变。这一改变反映了人们把成语做为语言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汉语成语在现代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重要的交际工具作用。

由于我们还没能给成语这个词以语言学上的科学定义，在实际运用方面对成语一词的使用就比较灵活。有时候，叙述过程中指明是成语：

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

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做“天下太平”。（鲁迅：《坟·灯下漫笔》）

但较多的时候是并不指明是成语：

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

（毛主席：《矛盾论》）

更多的情况是成语与其它形式的固定词组（如俗语、谚语等）交错使用。出现这种情况，在语言科学未能给汉语成语以科学的定义以前，是非常自然的，即或语言学给汉语成语确定了科学的定义，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们很快消除上述现象。因为无论是哪个民族的语言都不能把语言科学概念同语

言的具体运用等同起来。

对汉语成语的理解存在着实际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存在，在一般语言运用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问题在于：在语言学领域内，我们要不要给汉语的成语以一个确切的科学上的概念？要不要在原则上区分一下已经存在于我们语言之中的成语与俗语、谚语、格言、熟语、固定词组的界限？我以为，回答应是肯定的。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不同的语言形式有许多是交错在一起的。同一个成语，变换一下形式或者变换一个角度它可能就不是成语，而是别的语言形式：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女吊》）

不过颇难解，好象是在说我以孝子自居，却攻击他做孝子，既“投井”，又“下石”了。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前两例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犯而勿校”、“勿念旧

恶”如果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说是成语，然而在文中却是从格言的角度来对待它们的。后一例中的“既‘投井’又‘下石’”如果说成“投井下石”，那是成语，然而这里却做为一般的叙述。这类交错现象的存在，使成语的划分不能简单化。随着做为语言科学的汉语学的不断发展，这些困难是能够逐步解决的，而科学的汉语成语概念也会在这个发展中逐步建立起来并达到完善的地步。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在确定什么是汉语成语的时候，要正确地对待外民族语言中的成语。其它民族语言的成语可以是我们研究汉语成语的一个很好借鉴，但我们必须明白，不同民族语言的成语总不会是完全一个样子的。在确定汉语成语的时候，如果只是简单地照搬、硬套，其结果，不是张冠李戴，就是削足适履，从而不能正确地确定汉语的成语。在这方面，一些对译的外语成语词典是有其影响的。我们应该明确：无论是英语的 *phrase* 还是俄语的 *идиоматизм* 都不能完全等于汉语的“成语”。它们可以叫“英汉成语词典”之类的名称，其实际并不完全相等。它们所谓的“成语”，只是更接近于汉语的“固定词组”，其范围是大大超过了汉语成语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语的成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我们不必急于给成语下定义。给成语下定义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我们认识成语的特点，而对这个特点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对成

语本身分析和比较。

现在，人们对于成语这个词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比较宽的，除了成语之外也还包括其它类的固定词组；一种是比较窄的，不仅排除其它类的固定词组，而且排除某些浅显的成语。下面分类作一比较。第一类如：

二竖为虐	下车伊始
口蜜腹剑	山阴道上
子虚乌有	毛遂自荐
凤声鹤唳	灭此朝食
四面楚歌	小巫见大巫

第二类如：

一清二楚	两面三刀
三长两短	五花八门
无足轻重	风平浪静
本末倒置	史无前例
白手起家	一穷二白

第三类如：

开倒车
露马脚
两面光
拔白旗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照葫芦画瓢
太岁头上动土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丁是丁，卯是卯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雷声大，雨点小

跨上千里马

第一类大体上是典故或专有出处，不加解释就不易理解的；第二类大体上是接近现代口语、形成较晚或新出现的，一看就容易理解；第三类大体上结构比前两类灵活，具有较强的比喻、说明性质，口语性也极强。

对这三类“成语”，大家的认识也不一致。较宽的是认为所有三类都是成语；较窄的只承认第一类是成语。分歧尽管分歧，共同点还是有的：大家都承认第一类是成语。那么分歧的地方就是如何对待第二、三两类的问题。

持窄标准的同志不承认二、三类是成语，主要在于：过分强调成语的历史传承典故出处以及文言性质。这是只看到传承的一面，没有看到发展的一面；向后看得多，向前看得少。持这种观点，必然把成语看为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其结论是：成语只是前人留下的一堆古董，成语不能发展，也不能壮大，否定了语言属于历史范畴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

持宽标准的同志在承认语言属于历史范畴，承认成语的历史发展，并给随着社会交际需要而出现的新生成语以合法地位，这是完全对的。但，忽略了固定词组内部的细微差别，因而不能利用已有的固定词组内的各种名称来精确地区别一种形式的固定词组与另一种形式的固定词组。具体点说，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已有的俗语、谚语等名称来把泛泛的一大堆统称之曰成语的语言形式区别开来，不是比一种概括

的称呼更符合语言科学发展的需要吗？过宽过窄都无助于科学地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各种名称去表示各种类型的固定词组。成语这一名称只能用来表示一种固定词组，而这一固定词组与其它种固定词组又有原则上的区别。依据这些原则，我们可以把上列第一类和第二类称为成语，而对第三类再根据它们的差异分别称之为谚语、惯用语等名称。

我们据以划分成语的原则，是从对不同类型的固定词组的比较中得出的。我们认为是成语的这一类固定词组，具有别的类型固定词组所没有或不全有的特性。这些特性就是在成语形式、内容两方面归纳出来的。这些特性是：

- 1 成语的定型性
- 2 成语的习用性
- 3 成语的历史性
- 4 成语的民族性

第二节 成语的定型性

定型化是固定词组的一般特征，对成语这类固定词组来说，定型化更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成语的定型化比其它固定词组具有更大的意义，说得严重一些：没有定型化就没有成语。

成语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型化来体现。

成语的定型性是历史形成的。成语的定型化不由个人而任意更改，它是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固定格式。

成语的定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义上的定型，一是结构上的定型。

一、意义上的定型

成语在意义上的定型性首先表现在，它以整体来表示一定的意义。不管构成成语的各成分单独存在的时候表示什么意义，在成语中所表示的意义是集体的。换句话说，成语的意义不是构成成语各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怒发冲冠”不是真的说气得头发如何把帽子顶了起来；“胸有成竹”也不是说胸里真有竹子；“指鹿为马”是指故意混淆是非，假如一个小孩子没见过鹿，第一次到动物园见到鹿，把鹿叫成马，也不能说他是“指鹿为马”。

成语意义上的褒贬也属于定型的内容之一。“一丘之貉”只能用于表示“一样地坏”，“异曲同工”却可兼表“同样

地好”或“同样地坏”。

其次成语意义上的定型还表现在随着历史的发展，某些成语结构上可能有变化，一种新结构代替了旧结构，但成语的意义仍然未变。例如我们用的“四通八达”曾有过“四通五达”“七通八达”等形式。

《史记·郦食其(lìyìjī,人名)传》：陈留，天下之衡，四通五达之郊也。

《五灯会元》：入处真实，向后自然七通八达。

《子华子·问党篇》：齐之为国也，其涂所出，四通八达。

又如现在用的“三心二意”曾有过“二心三意”“二心两意”“五心六意”等形式。《通俗编》载：

《论衡·调(lán)时篇》：天地之神，用心等也；非有二心两意，前后相反也。又《易林·睽(kuí)之随》：五心六意，岐道多怪。关汉卿《救风尘》曲：三心二意。

梁同书的《直语补证》：

二心三意，谓疑惑不定也。《易林》：五心六意，岐道多怪。

“四通八达”“三心二意”是今天的定型结构，然而在它们以“四通五达”“七通八达”“二心三意”“二心两意”“五心六意”等结构形式使用时，意义与前者是相同的。这可以清楚地看出成语意义定型化的特性：作为一个整体，它不因“三”“二”“五”“六”“七”的不同而变更其意义。

二、结构上的定型

在结构方面，成语的定型化表现为结构成分的固定和结构关系的固定。具体分析可表现为下列四个方面。

1、不能任意换用同义或近义成分

成语在形成过程中曾经有过结构成分上的变动，例如前面提到的“四通八达”虽然有过“四通五达”“七通八达”的说法，但一经定型，它就只有一种形式是规范的定型，而其余的则被淘汰。看起来“四通八达”这个成语中的“四”与“八”在形成时似乎并不重要，可以被另外的数字如“七”“五”所代替；最初如说“七通八达”也不见得比“四通八达”更交通便利些，似乎未尝不可，但一经定型就不能任意更改。这也是我们反对乱改成语的根据，这一点后面谈成语规范化的时候再详细讨论。因此，举例来说，成语“唇亡齿寒”不能改成“唇亡牙寒”、“唇无齿寒”、“唇亡牙冷”，“欢天喜地”不能改成“欢天笑地”、“喜天乐地”、“乐天笑地”，“一清二白”不能改成“二清一白”、“二清三白”、“三清四白”。

成语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它不可能一成不变。一些成语在发展中也有换用同义成分的现象。例如成语“揠(yà)苗助长”是长时期来使用的定型格式。最近一个时期，许多人不习惯于用“揠”，这个字比较生，读音与字义都不易掌握，于是改用“拔”代替“揠”，“拔苗助长”遂逐渐有取代“揠苗助长”之势。《现代汉语成语词典》二者兼收之，也是承认这一变化趋势的。那么，“揠苗助长”改